

淺論唐詩月意象中的意與象

— 以《唐詩三百首》為中心 —

王 楠*

〈目次〉

- | | |
|-------------------|----------------|
| I. 緒論 | IV. 唐詩月意象中的“意” |
| II. 唐詩中“月”的語言結構特征 | 1. 月意象中“意”的隱喻 |
| III. 唐詩月意象中的“象” | 2. 月意象中“意”的轉喻 |
| 1. 月意象中“象”的隱喻 | V. 結論 |
| 2. 月意象中“象”的轉喻 | |

I.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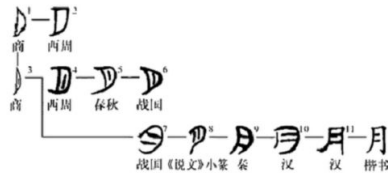
1. 月原始意象簡述

《說文解字·月部》注“月，闕也。大陰之精。”¹⁾《藝文類聚·天部》言“釋名曰：月，闕也，滿則缺也，晦，灰也。月(《釋名》一作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廣雅》曰：夜光謂之月。”²⁾古典文獻對月的解釋都強調了月滿則缺的變化，月能夠自朔而望，不斷變化，生生不息，是永恒的存在。月的字型變化如下圖：

* 全州大學校 中國語中國學科 副教授

1)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141頁。

2) [漢]王符原著，張覺譯注，《潜夫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7頁。

圖一，月的字型變化³⁾

月的“太陰之精”性質在很多古典文獻中被多次提及。如《儀禮·觀禮》(太陰之精)、《說文通訓定聲·泰部》(太陰之精)、《論衡·順鼓》(聚陰之精)、《文選·謝莊〈月賦〉》(陰精之宗)、《漢書·李尋傳》(聚陰之長)、《淮南子·天文》(陰之宗)、《呂氏春秋·精通》(羣陰之本)等⁴⁾。可見月具有一種神性，那就是陰之本宗。《道德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⁵⁾事物的陰陽對立，是自然的根本，而月作為太陰之精，也就是平衡世間萬物的基礎之一。目前所見漢墓畫像石上的伏羲、女媧交尾像一般有兩種形式，其中一種就是伏羲、女媧分別手捧太陽與月亮，意為伏羲是太陽神，是陽精；女媧是月亮神，是陰精；取義陽光雨露滋育這萬物生長⁶⁾。如下圖：



圖二，四川崇慶出土的東漢伏羲女媧畫像磚

此外，月與水的關係也在古典文獻中也多有陳述，如《論衡·說日》(水也)、《廣韻·月韻》(水之精)、《淮南子·天文》(水氣之精)等⁷⁾。也就是說，

- 3)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618頁。
- 4)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彙纂》，商務印書館，2003，1052頁。
- 5) 朱謙之撰，《老子校釋》，中華書局，2008，175頁。
- 6) 陸思賢著，《神話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281頁參考。

月在古人的意識中與水有共通之處。

“意象”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重要議題。特別是在詩詞中，“古詩之妙，專求意象。”⁸⁾“意”指的是詩人的思想感情，“象”是詩中表現出來的客觀事物。意象語出自《易傳》，《易傳》(主要是《系辭傳》)在美學史上的地位極為重要，其中“立象以盡意”和“觀物取象”這兩個命題，構成了中國古代美學發展的重要環節⁹⁾。“立象以盡意”是對“言不盡意”的解決方法，以小喻大、以近指遠，用語言去表現客觀世界。而“觀物取象”是“立象”的方法，是通過觀察去認識世界。

在眾多意象之中，月意象因月與人的密切關係而成為文人關注的重點。特別是詩文中的月，形象簡練卻寓意深刻，從古至今引發了詩人們的無限感慨。詩中對於“月”的描寫可以看作“象”，因為詩人觀察世界的角度不同，月的形象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如同樣是滿月，可以描寫成“明月”，也可以描寫成“落月”；而同樣是半月，也可以表現為“新月”，也可以表現為“殘月”；同樣是天上之月，可能是“山月”，也可能是“林月”等。而作者通過月來表現的主觀體驗，也就是“意”，“意”會隨著“象”的呈現表現出各種不同的內心感情，如思人、思鄉、懷古等等。正如前文提到的“月”的漢字形象，本質上也是“象”，是古人用象形的方式對月的描述。古人在創造“月”字的同時，也賦予了月最原始的本質：是變化的、陰性的、水性的。這種月之象通過詩人豐富的聯想而呈現出更為細致的、多樣的形象，用於表現詩人的精神世界。換句話說，詩人用文字刻畫月的形態以及依此表達出的心境，就是月意象。

2. 相關先行研究

對詩中月意象進行研究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唐詩上，簡單整理一下主要有

7) 《故訓彙纂》，1053頁。

8)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1979年(新1版)，明刻本影印原書五八頁。

9)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3頁。

四個方面：月意象的美學意義、月意象與詩詞主題及思想的關聯、具體詩作者或詩作的月意象歸納，以及月意象的認知分析。

在月意象的美學意義方面，張輝·胡靜(2010)¹⁰指出月意象具有時空美、情愛美(表達骨肉分離、家國興衰、個人憂憤、思鄉懷人、男女相愛等感情)、喻義美(比喻永恒、美人、戀情、品質)等美學特征。宋俊麗(2015)¹¹總結出月意象四種美：邊關之月的雄渾美、長門之月的孤寂美、江海之月的壯闊美、山川之月的清明美。

在月意象與詩詞主題及思想的關聯方面，楊芙蓉(1996)¹²指出月有四個意象：人間歡聚與離別的情緒；寬容、溫馨的女性世界；光明與美好理想的化身；詩人的情愫及個性特征。徐軼強(2001)¹³指出詩詞中月的形象變化與月亮自身的變化以及天氣的變化有關，更重要的是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聯系。此外也與詩人的經歷、心情、政治起伏有關。何欣竹(2007)¹⁴指出月意象在詩詞中可以表達出三個主題：婚戀相思、思親懷鄉、生命永恒。高明月(2019)¹⁵指出月具有時空敘事的功能。

在具體詩作者或詩作的月意象歸納方面，李白詩相關論述最多：討論種類繁多的月意象如王德春(2002)¹⁶、陳定宏(2008)¹⁷、陳洪清(2009)¹⁸；討

10) 張輝·胡靜，〈古詩詞中月意象的審美意義〉，《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9卷第4期，2010年7月，74-76頁。

11) 宋俊麗，〈唐詩月意象裡的中古美麗中國〉，《大眾文藝》底18期，2015，40-41頁。

12) 楊芙蓉，〈古典詩詞中“月”意象探幽〉，《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總第36期，1996年，58-62頁。

13) 徐軼強，〈簡論古典詩詞中的月意象〉，《中山大學學報論叢》6期第12卷，2001，104-107頁。

14) 何欣竹，〈古典詩詞“月”意象探曠〉，《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研究生論文專刊》第34卷，2007，80-81頁。

15) 高明月，〈論唐詩中月意象的敘事功能〉，《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9，84-87頁。

16) 王德春，〈日、月意象與李白其人其詩〉，《其湖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卷第2期總第5期，2002，23-25頁。

17) 陳定宏，〈李白詩中獨特的月意象〉，《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

論月意象中豐富的精神內核如呂華明(2001)¹⁹、楊朝紅(2005)²⁰、薑林·陳軍(2009)²¹等。此外對於作品中的月意象，魏丹霞(2010)²²指出《詩經·陳風·月出》是古代詩歌中“月”意象的雛形，與先民時代的圖騰崇拜有關。彭新有(2011)²³認為《春江花月夜》中的月具有自然、哲理、深情三個意象。曹譚丹(2018)²⁴分析了《全唐詩》中的“漢月”，指出其不僅強調時間，表達對歷史的追憶，也強調空間，抒發對家國的追思。另外關於禪宗詩中的月意象，鄧婷(2008)²⁵指出“水月”意象是禪之境界論中的兩個層面。王燕飛(2010)²⁶認為寒山詩中的“孤月”和“水月”突出表現了詩人的情感和禪宗思想。史可悅(2017)²⁷則認為寒山詩中的月可分為孤月、圓月和皎月三種。另韓國學界李容宰(2004)²⁸對王維詩中的月意象也頗有研究。

在月意象的認知分析方面，李華(2006)²⁹指出李白詩歌中的月具有借代

2008年1月，29-30頁。

- 18) 陳洪清，〈淺談李白詩中的月亮意象〉，《經濟與社會發展》第4期，2009年4月，142-144頁。
- 19) 呂華明，〈太白之月意象〉，《江西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74-77頁。
- 20) 楊朝紅，〈李白詩中月意象的文化意蘊〉，《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7卷第2期，2005年6月，29-31頁。
- 21) 薑林·陳軍，〈論“月”意象在李白詩歌中的審美意蘊〉，《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第3期，2009年6月，70-72頁。
- 22) 魏丹霞，〈《詩經》中的“月”意象淺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0，297-298頁。
- 23) 彭新有，〈月映萬川奇光一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月意象賞析〉，《語文學刊》第1期，2011，49-50頁。
- 24) 曹譚丹，〈唐詩中的“漢月”意象〉，《焦作大學學報》第1期，2018，19-22頁。
- 25) 鄧婷，〈淺析唐代禪詩中的“水月”意象〉，《山西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21卷第4期，2008年11月，90-91頁。
- 26) 王燕飛，〈淺論寒山詩中的月意象〉，《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6期，2010，64-66頁。
- 27) 史可悅，〈寒山詩的佛理禪趣——以“月”意象為研究對象〉，《大眾文藝》第21期，2017，24-25頁。
- 28) 李容宰，〈王維詩에 나타난 ‘달(月)’ 이미지 考〉，《중국어문학논집》(26)，2004，pp.429-452。
- 29) 李華，〈清風肺腑明月魂——論李白詩中的“月”意象〉，《邢台學院學報》第21卷

和比喻的作用，即以月代君子或君王，以月喻女子美貌或現實政治。華飛(2008)³⁰認為中國文化的月亮原型是一種原始意象，最早可追溯到古代神話中的女媧，反映了女性崇拜的生命意味。王璿(2012)³¹認為“月亮是女神”是一個對月意象進行元認知的概念隱喻。即女神的性別特征、容貌特征、性格特征、年齡特征、地位特征、行為特征從作為源域的女神身上投射到目標域“月”上。這種想法具有創新價值，但月亮永恒、孤寂、變化等元認知特性來源於女神的特性值得商榷。宋曉英(2013)³²以概念隱喻理論分析了古詩詞中的“團圓”月意象。但僅以呂本中〈采桑子〉和蘇軾〈水調歌頭〉中的兩句詞文為例來討論古詩詞中的團圓月意象略顯單薄。詹元靈(2018)³³從認知學角度分析了《唐詩三百首》中出現的“月”，指出詩人試圖通過隱轉喻機制建構一個人化的“月”，並以此表達詩學意義。但對認知過程陳述不詳，而且對月的修飾成分劃分還有待商榷³⁴。

3. 本文研究目的

通過對唐詩月意象相關論述的整理可以發現，對月意象的概括方式雖各有特點，但總體上還是有明顯的共同點的，如對高尚品行的稱贊，對家鄉和人物的思念，對美好愛情的追求，對歲月流逝的哲學思考等。但對唐詩月意象的認知分析還很少，且內容僅涉及隱喻，也有遺憾之處。因此，唐詩月意象的認知研究具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第4期，2006年12月，39-41頁。

30) 華飛，〈古典詩詞中月意象的原型批評透視〉，《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9卷 1期，2008年11月，66-68頁。

31) 王璿，〈月亮女神：中英傳統詩歌中月意象的一個認知隱喻〉，《龍岩學院學報》第30卷 第3期，2012年6月，119-123頁。

32) 宋曉英，〈中國古詩詞中月意象的概念隱喻研究〉，《讀與寫》16期，2013，6頁。

33) 詹元靈，〈《唐詩三百首》“月”意象中詩人與讀者聯動意義建構的認知張力〉，《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第26卷 第4期，2018年12月，29-33頁。

34) 如從“空城澹月華”中劃出“澹月”、從“樂極哀來月東出”中劃出“來月”，“十二樓中月自明”中劃出“樓中月”等。

意象強調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與自然物質世界的關係，考察自然界的物體與現象是如何表達人的心境與情緒的。而認知隱喻與轉喻強調的是認知的過程，考察如何通過某個概念去理解另一個概念。在“象”的角度，如何用各種月的相關詞彙去描寫不同的月的形象就涉及人對自然世界的認知過程，在“意”的角度，如何用自然界的事物去表達抽象的人類情緒也涉及人對自然界及思想意識的認知過程。因此，中國傳統的意象分析與認知分析具有交叉的領域，將二者結合起來去分析唐詩中的月意象，可以從認知的角度了解自然界的月亮是用何種方式以及為何以該種方式出現在唐詩中的，這就是本文嘗試的論題。

詩歌在唐代進入全盛時期，很多經典名篇成為研究語言、文學、歷史、社會等各學科的珍貴文獻資料。特別是李白詩被公認為月意象的集大成者。因此，對唐詩中月意象的認知研究具有代表意義。在古今唐詩選本中，最膾炙人口的就是清代蘅塘退士(孫洙)編撰的《唐詩三百首》。其選詩範圍相當廣闊³⁵⁾，對於了解唐代詩歌的概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與參考價值。

II. 唐詩中“月”的語言結構特征

在考察“月”的語言結構特征過程中，有幾點說明如下：

首先是同構不同義的情況，需要根據前後對應進行判定。如下面的例句：

- (1) 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王維〈桃源行〉)
- (2) 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盧綸〈晚次鄂州〉)

35) 入選作品多為名家名篇，詩體包括古體、近體、樂府三類，就內容而言，包括紀行、詠懷、送別、贈答等等，十分豐富。而所選七十七家中包括了帝王、官員、僧人、歌女、文士等，範圍很廣。丘燮友注譯，《新譯唐詩三百首》，三民書局，1988年初版，1999年修訂版，4-6頁參考。

例(1)中的“月明松下”與“日出雲中”對應，是一個主謂結構的短語。而例(2)中的“月明”與“秋色”對應，應看作一個名詞，指月色、月光。再如：

- (3) 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李白〈渡荊門送別〉)
- (4)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李白〈清平調三首之一〉)

同樣都是“月下”，例(3)中的“月下”對應“雲生”，是一個主謂結構的詞組。例(4)中的“月下”對應“山頭”，是一個表示場所的名詞。

其次，對於“月”語言結構的判定還要依據其所擔任的句法成分。如：

- (5) 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白〈贈孟浩然〉)

例(5)中的“醉月”與“迷花”都是謂詞性短語，但此處的“月”既不是主語也不是賓語，“醉月”，“迷花”分別表示沉醉在月下、迷戀於花草，因此“月”是“醉”的修飾成分，在句法上充當狀語。

第三，出現在題目和序言中的“月”也包含在考察範圍內。如：

- (6) 同從弟南齋翫月憶山陰崔少府(王昌齡詩題目)
- (7) 因望月有感(白居易〈望月有感〉)

例(6)是王昌齡詩名。“翫月”的意思是賞月，也是一個謂詞性短語。例(7)出自白居易〈望月有感〉的前言，“望月”也是一個謂詞性短語。因此這兩種情況都包括在研究語料當中。

因此，通過對月語言結構的整理可以發現，《唐詩三百首》共出現了130處“月”，其中有23處表示“月份”、“歲月”、“時節”等含義，另有一處“月支”表示少數民族政權名稱，排除在外。其餘106處“月”均與自然現象中的“月”有關，包括序言和題目，此106處與“月”相關的表述均在本文的研究對象範圍內，其中“月”作為單音節名詞出現在謂詞性結構中共37次，“月”一般都是光

杆名詞。如表—36)：

表一, 《唐詩三百首》中月意象謂詞性語言結構

句法成分	短 語
做主語	月既不解飲, 月將影, 月徘徊, 月初吐, 月照, 月出, 月東出, 月明, 月下, 月傍, 月是故鄉明, 月同行, 月又滿, 月湧, 月斜, 月近人, 月黑, 月落, 月如霜, 月籠沙, 月自明, 月舒波
做賓語	望月, 如月, 見月, 浸月, 對月, 翫月, 醉月
做狀語	日銷月鑠

而“月”作為單音節名詞或語素出現在名詞性結構(包括名詞性短語和名詞)中共69次, “月”一般都具有修飾成分, 或者“月”充當修飾成分。具體情況如表二37)：

表二, 《唐詩三百首》中月意象名詞性語言結構

結 構		詞 彙
X月	偏正	地點+月 山月, 松月, 湖月, 池月, 林月, 關山月, 關月, 春庭月, 水月, 胡月, 胡天月, 閨裡月, 鄜州月, 鏡湖月
		時間+月 秋月, 夜月, 曉月
		形狀+月 殘月, 斜月
		性質+月 明月, 落月, 微月, 清月, 煙月, 一片月
	並列	日月, 星月, 雲月
月X	偏正	月明, 月夜, 月色, 月下, 月光, 月華, 月露, 月痕
	同“月”	月魄, 月輪, 月殿

36) 除了“望月”出現四次, “月照”和“月明”各出現三次之外, 其餘月相關短語均出現一次。

37) 其中“明月”出現十四次, “日月”和“秋月”各出現五次, “月明”、“月夜”和“月下”各出現三次, “山月”、“松月”和“月色”各出現兩次, 其余月相關短語均出現一次。

III. 唐詩月意象中的“象”

唐詩月意象中的“象”指的就是詩人對“月”形象的描寫，即對自然景觀的語言表達。體現在詩文中就是月的相關詞彙。通過前文對月的語言結構分析，可以看出詩人對於月的描寫有很明顯的擬人、擬物、空間化的表達方式以及用其他手段指稱月亮或用月亮指稱他物的表達方式。這種語言現象正是隱喻與轉喻的表現。傳統隱喻研究集中在修辭學範圍中，沒有延伸到思維領域，而且轉喻也沒有得到與隱喻相同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認知學興起，Lakoff & Johnson(1980)是公認的認知語言學隱喻系統研究的開始，在世界範圍內但凡論及隱喻、認知的論文和專著，無不以此為經典。該專著指出隱喻和轉喻不僅構建了語言，也構建了思維、態度和行爲，根植於人們的日常經驗³⁸⁾。因此，月的“象”在語言結構上的隱喻與轉喻也體現了詩人的思維、態度和行爲。

1. 月意象中“象”的隱喻

Halliday(1994)指出隱喻的基本模式主要有概念隱喻(ideational metaphor)和人際隱喻(interpersonal metaphor)兩大類³⁹⁾。程琪龍(1994)進一步闡釋了概念隱喻所包含的詞彙隱喻(lexical metaphor)與語法隱喻(grammatical metaphor)⁴⁰⁾。月意象中“象”的隱喻指的就是這裡所說的詞彙隱喻與語法隱喻。

首先從詞彙上來看，月象的表達主要依靠空間隱喻的方式，陳忠(2006)

38) [美]喬治·萊考夫，馬克·約翰遜著，何文忠譯，《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36頁。

39) M.A.K.halliday著，胡壯麟導讀，《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導讀第31頁。

40) 人際隱喻則包括語氣和情態。程琪龍編著，《系統功能語法導論》，汕頭大學出版社，1994年，121頁，127頁。

指出“身體姿態的轉換”是人類個體最基本、最常見的體驗之意。這一最常見的體驗經過千百次的反復經歷，在認知當中建立起意象圖示。這些意象圖示並非處於孤立和封閉的狀態，而是積極活躍地向周圍領域擴展和滲透⁴¹⁾。如“斜月”、“落月”，都是一種方位上的隱喻。“斜”有不正、偏側之義⁴²⁾，身體上的偏斜凸顯出由正位到側位的空間變化，這種意象圖示投射到月的位置上，滿月成爲正位，半月成爲側位，而實際上月本身是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的。“落”有掉下、下降之義⁴³⁾，身體從較高位置轉化爲較低位置，身體上的空間向下位移凸顯出從高處到底處的空間變化，這種圖像投射到月的位置上，月在人的視覺中從高處降到低處，而實際上，月是不可能落下來的，它遵從的只是圍繞地球旋轉的自身的既定軌跡。除了身體姿態的轉換，還有身體在空間中的存在方式也可以投射到自然界中來喻指月。如“微月”，“殘月”，都是一種空間隱現的隱喻。“微”在《說文》中被解釋爲“隱行也”，在《玉篇》中被解釋爲“不明也”⁴⁴⁾，因此空間上隱藏的意象圖示投射到月上，可以喻指月光微弱時的月亮，包括被雲霧等遮住的月亮以及“虧損薄蝕”⁴⁵⁾時的月亮。“殘”具有殘缺、不完整之義⁴⁶⁾，這種不完整的空間存在意象圖示投射到月亮上，可以喻指只能看到一部分時的月亮。而實際上月本身一直都是完整的。也就是說，對月相關詞彙的創造是人的主觀認識的結果，人們對客觀世界“象”的描述並不是非常客觀的。

其次從語法隱喻上來看，月“象”的表達主要體現爲動詞隱喻，所謂動詞的隱喻就是話語中使用的動詞與邏輯上的主語或賓語構成的沖突所形成的隱

41) 陳忠，《認知語言學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334頁。

42)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 九卷本)，崇文書局、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2415頁，下簡記爲《漢語大字典》。

43) 《漢語大字典》，3520頁。

44) 《漢語大字典》，900頁。

45) 《國語·越語下》：“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韋昭注：“明，謂日月盛滿時；微，謂虧損薄蝕時。”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54頁。

46) 《漢語大字典》，1489頁。

喻47)。月“象”動詞隱喻具體來看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邏輯主語上的擬人化，即將人類的行為意識賦予月，因此月可以出現在動詞前充當某種人類行為的行為人。如“月徘徊”、“月同行”。“徘徊”表示回旋往返貌48)，“同行”是一同行走或因目的地相同結伴前行。這兩個動詞的主語一般應是生命體，多數為人類，而月作為主語出現在動詞前，成為了擬人化的主語。第二種是邏輯賓語上的擬物化，即將月作為人類可以處理的某種日常物品。如“浸月”、“醉月”。“浸”具有漬、泡、淹沒等含義49)，其賓語應該為可以放入水中的物體；而“醉”表示飲酒過量而神志不清50)，從結構上來看，能夠出現在動詞“醉”後的賓語在語義上可以是作為行為人的“人”，也可以是醉的原因如“酒”。月原本是無法出現在動詞“浸”與“醉”後面的，因此月被擬成它物。第三種是邏輯主語上的空間隱喻，即賦予月在空間中以特定方式出現的能力，如“月落”和“月下”，這其實也與前面提到的方位上的隱喻有關，因為垂直落下並不是月的正常運行軌跡。不過此處的“月落”和“月下”不是名詞，而是一個主謂結構，因此歸結為動詞隱喻的範圍。可見從語法上來看，人們對客觀世界“象”的描述在詞彙搭配上具有臨時性，也具有一定的主觀性。

2. 月意象中“象”的轉喻

張輝·盧衛中(2010)指出除了語言本身的因素之外，人類在體驗、認識客觀現實的過程中，傾向於從事物的凸顯特征出發來給事物命名，或者優先處理易於引起自我注意的事物的特點。這是給事物命名的第一種方式，即以部分代整體的轉喻。第二種方式是用概括的名稱來轉指具體的事物，以起到委婉等表達效果。根據認知語言學理論，此類轉喻屬於整體代部分的類型。第三種是借同一認知域中的一個事物的名稱來給相關聯或者鄰近的另一事物命

47) 束定芳著，〈隱喻學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62頁。

48) 〈漢語大字典〉，889頁。

49) 〈漢語大字典〉，1753頁。

50) 〈漢語大字典〉，2836頁。

名，屬於部分代部分的轉喻類型⁵¹）。一般來說，構詞上的轉喻就是依照這三種方式來進行的。

《唐詩三百首》中對月“象”描寫的轉喻主要依據前兩種方式。第一種，用具有凸顯特征的轉喻語素來為月命名，即“轉喻語素+月”的形式，這種凸顯特征表現為月的外部特征，如“地點”(如山月、松月)、“時間”(如秋月、夜月)、“形狀”(如殘月、斜月)、“性質”(如明月、清月)三種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這種凸顯特征本身就是一種隱喻的情況，那麼由此構成的詞彙同時具有隱喻與轉喻的特征。如前文分析的“殘月”，“殘”就是一種空間上的隱喻，“殘”經過隱喻成為月的形態，因此“殘月”也可以看作以形狀為凸顯特征的轉喻詞彙。此外還有“月+轉喻語素”的形式，也表現為用月的部分來代替月的整體形象，該種情況下轉喻的凸顯特征表現為月的內部特征，如“月魄”中的“魄”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陰神”，後作為“霸”的通假字指月亮初出或將沒時的微光，進而引申為月亮⁵²）。也就是說月魄是用月光來喻指月亮。此外還有“月輪”，其中的“輪”指的是月的模樣，以及“月殿”，其中的“殿”指的是傳說中月亮中的廣寒宮，這兩個詞也是以月的內部凸顯特征來喻指月亮的。

月“象”轉喻的第二種方式是用概括的名稱來轉指具體的事物，屬於整體代部分，即在詩文中月來喻指月光。如名詞性詞組“一片月”，“片”雖然可以表示“一半”，但用於量詞時“用於具有形同景象又連在一起的地面或水面等”，如“一片水(《鏡詩》)”、“一片孤城(《出塞》)”⁵³）。因此一片月來形容滿地月光，此處的月便是用月來喻指月光。

IV. 唐詩月意象中“意”

唐詩月意象中的“意”指的就是詩人通過月“象”所表達出的思想感情。在

51) 張輝·盧衛中，《認知轉喻》，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67頁參考。

52) 《漢語大字典》，4719-4720頁。

53) 《漢語大字典》，2159頁。

詩句中體驗“意”，需要從“月”的語言結構上升到篇章層面。Jakobson(1956)指出語篇從本質上可分為隱喻式和轉喻式兩類，轉喻基於鄰近(contiguity)，而隱喻基於相似(similarity)，一個語篇的發展會沿著兩條不同的語義線進行，一個話題可以通過相似性或鄰近性而導向另一個話題。前一種方式是隱喻，而後一種方式就是轉喻⁵⁴)。這一經典著作成為此後語言學以及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中國古代對於隱喻和轉喻的認知也是著重於語篇的。如《莊子·雜篇·天下》所說“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⁵⁵)，通過寓言來表達思想，也就是借住對其他事物的陳述來表達抽象的思想。漢代的王符在《潜夫論·釋難》中說道，“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⁵⁶)借助事物可以表達出語言不便或無法直接陳述出的道理。

1. 月意象中“意”的隱喻

漢代王符曾提到“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⁵⁷)，強調了詩的篇章寓言性。束定芳(2000)認為詩歌與隱喻是同質的現象，指出由於詞在情節中的從屬地位，隱喻成了出現在整個詩歌中“說”和“詩意化”的工具，它不再是一種詞彙想象，而是一種話語想象⁵⁸)。這其實強調的正是“意”的隱喻。張節末(1999)提到了三種與美學相關的月意象：一，月有圓缺，月亮的陰晴圓闕在古時是作為計時的工具的；二，月性為陰，與日相對，其光清冷，此義後來引申為臣妾之道；三，月性為水，後來月光如水的意象大概就是從此而來⁵⁹)。這三點正是前文提到過的“月”含義

54) Jakobson, Roman. “Two Aspect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Language in Literature*,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e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1987, pp.95-114.

55)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1098頁。

56) [漢]王符原著，張覺譯注，《潜夫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505頁。

57) 同上，30頁。

58) 束定芳著，《隱喻學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122頁。

59) 張節末，《禪宗美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83-284頁。

表達時所體現出的基本意象，也是其他衍生意象的基礎。

具體來說，月有圓缺的特征如果投射到人生當中，可以喻指人生的起伏或相聚離別，從而引發詩人對人世無常的感慨。而月的圓缺是反復不斷的，因此投射到人生中又與短暫的人生形成對比，從而引發詩人對人生苦短的感慨，亦或懷古的情思。

- (8) 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 (9)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白居易〈琵琶行〉)
- (10)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李白的〈夜泊牛渚懷古〉)

例(8)中的詩句，是通過歌舞來反映國家政治五十年來的興衰治亂。時局帶給人們的哀與樂反復循環，正如月亮陰晴變化互古不變。因此月亮圓缺變化的特征投射到人生經歷中，用月來喻指人生的起伏。而月的圓缺投射到人際交往中，也可以表達離別與相聚的往復，或者用某一種特別的月“象”來表達離別，如例(9)中的詩句就是用江中月影來喻指離別。而月在時間上的永恒性投射到人生中，與有限的生命形成比較，月的生命是永恒的，而人的生命短暫的，因此月的生命跨越了從古至今的每個人的生命，正如例(10)中的“謝將軍”指的是東晉謝尚，他鎮守牛渚時也曾秋夜泛舟賞月，因此詩人看見永恒的月亮想起了歷史上曾經短暫出現的一幕。

月性為陰的特征如果投射到人的性別上，可以喻指女性，讓人聯想到母親或愛人，進一步聯想到家人與愛人所在的故鄉。此外，月與日相對，《禮記·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別也。”⁶⁰古代的夫婦之別也是一種等級之別，月依附於日，妻依附於夫，臣依附於君，這也是一種將日月之別投射到人類社會等級的表現。如：

- (11) 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李白〈長相思〉)
- (12)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白居易〈望月有感〉)

60) 楊天宇撰，《禮記譯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99頁。

(13)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李白〈行路難三首之三〉)

例(11)的詩文中，一個“孤”字表現出詩人此刻形單影只的情況，因此他仰望月亮想起遠在長安的美人。此處就是以月喻指女性。例(12)中的月喻指故鄉，正如詩人在題言中所述：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此詩人看到明月後便被激發出思鄉之情，並推測分散在其他地方的兄弟也和自己一樣在望月思鄉。例(13)是以雲月喻指曾經獲得高位的名士，作者認為活在世上以無名為貴，沒有必要活得像天上的雲月那般清高孤傲，根據後文可知曾經那些獲得高位的名士在功成名就之後因為沒有自行隱退而招致殺身之禍。

月性為水的特征則更多地投射在文化與哲學方面，尤其是禪意的表達。中國文化強調含蓄恬淡，以“隱”為美，月和水一樣的淡泊清靜，不僅是詩人追求的藝術旨趣也是君子向往的精神境界。傅道彬(1996：57)指出月亮所反映的心靈空靜與空間明淨的審美趣味，與中國傳統美學的追求正相吻合，體現著中國藝術精神的動向⁶¹⁾。因此，月意象就被投射到人物品評當中。另一方面，“月映水面，水與月相聯系，是古代印度和中國人共同的想法。他們都影響於以水中月的意象來直觀月亮的共時性和永恒性”，“印度佛教影響中國禪宗最重要的是水月之喻，印度大乘佛教中的水月(或水中之月)之喻，是以水中月影的虛妄不實，來譬喻諸法緣起無自性的道理”⁶²⁾。如：

(13) 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常建〈宿王昌齡隱居〉)

(14) 水月通禪寂，魚龍聽梵聲。(錢起的〈送僧歸日本〉)

例(13)的詩句中，詩人用“松”與月的“清光”喻指王昌齡正直與淡泊的品行，感懷他隱逸灑脫的隱逸生活。例(14)詩句中詩人稱贊僧人觀看水中月領悟了禪意，水月喻指世間萬物都為虛幻的道理。

61) 傅道彬，〈晚唐鍾聲——中國文化的精神原型〉，東方出版社，1996，57頁。

62) 張節末，〈禪宗美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90頁。

2. 月意象中“意”的轉喻

宋代詩僧惠洪在《冷齋夜話》中曾言，“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⁶³。此處的“妙觀”與“逸想”對應著“象”與“意”，強調兩者的同等性。也就是說，月意象中“意”轉喻對於詩歌主題的表現與“意”隱喻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張輝·盧衛中(2010)指出，概念轉喻作為重要的思維方式和認知原則是語篇中各種語法和詞彙手段實現銜接功能的認知操作系統，也是語篇構建的手段和語篇實現其連貫性的認知操作機制⁶⁴。因此本節從篇章銜接與篇章連貫兩個方面去進行考察月意象“意”的轉喻。

月意象“意”在篇章銜接上的轉喻指的是月“象”的詞彙含義在詩文中變成其他月“象”含義，這種變化僅僅從字面意義上是無法推斷的，必須將詞彙放入詩文中進行理解。如前文分析月“象”時提到過用詞彙轉喻方式形成的“胡月”與通過語法轉喻而形成的“翫月”，前者是包含月字的偏正結構名詞，含義為“胡地之月”；後者是包含月字的動賓短語，含義為“觀賞月亮”。兩者在詩文中的含義都發生了轉變，這需要結合前後語境才能了解。詩句如下：

(15) 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祖詠《望薊門》)

(16) 同從弟南齋翫月憶山陰崔少府(王昌齡詩標題)

例(15)詩句中，詩人引用漢高祖率兵擊滅燕王臧荼於此處的典故來描寫壯麗的邊塞風光，沙場上的烽火綿延到月光下的邊塞，因此此處是用“胡月”來轉指月光下的土地。例(16)是詩文題目，指的是作者王昌齡與堂弟在南齋賞月想起了遠在山陰的好友崔少府。其中的“翫”具有“觀賞”的含義⁶⁵，因此這裡的月不僅僅指的是月亮，而是用月來轉指月下之景。此外，一般的詞彙

63) [宋]釋惠洪撰，《冷齋夜話》(第三卷)，見[清]紀昀永瑤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095)，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8，863-255頁。

64) 張輝·盧衛中，《認知轉喻》，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147-148，154頁參考。

65) 《漢語大字典》，3573頁。

也同理，能在篇章中改變原義，喻指其他事物，如下面的詩句：

(17) 昭陽殿裡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白居易〈長恨歌〉)

例(17)詩句中的“日月”如果單從字面上去解釋只是兩種自然景觀的並列，但在詩句中，“日月”喻指太陽出現的白天以及月亮出現的夜晚，白天與夜晚連在一起再一次轉喻為時間。

在篇章連貫上，轉喻的手段主要有三種：框架，言語行為轉喻以及轉喻推理。框架指與某些經常重復發生的情景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即用少量的信息激發出常規性的、規律性的常識⁶⁶⁾。如下面的詩句：

(18) 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白居易〈琵琶行〉)

例(18)詩句中，“秋月”與“春風”兩個並列的詞彙發生了兩次轉喻。首先用秋天的月亮以及春天的風來喻指秋天與春天這兩個季節，屬於前文所分析過的詞彙在語篇中的轉喻。然後秋月與春風所喻指的秋季與春季合在一起喻指一年的時間，是用完整過程中的階段(春季、秋季)來指代整個過程(一年)。

唐詩中言語行為轉喻的理論基礎是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該理論的創始人為英國哲學家Austin。奧斯汀的學生美國哲學家Searle把這一理論提高為一種解釋人類語言交際的理論⁶⁷⁾。Thornburg & Panther(1997)提出了言語行為轉喻(speech act metonymy)的主張，指出間接言語行為可以借轉喻模式進行描述⁶⁸⁾。簡單來說，就是用一種語言行為去解釋另一種語言行為。如下面的詩句：

66) 張輝、盧衛中，〈認知轉喻〉，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157頁。

67) 何兆熊，〈新編語用學概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92、95、97頁參考。

68) 張輝、盧衛中，〈認知轉喻〉，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105頁。

(19)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李白〈將進酒〉)

例(19)詩句中的“空對月”指空的酒杯對著月亮，第一次轉喻用“空杯對月”來喻指沒有喝酒的行為，這是後文要提到的推理轉喻，即用結果來喻指原因。第二次轉喻是用勸誡“不要不喝酒”的言語行為為委婉表達詩人“須盡歡”的主張。

轉喻推理指的是對信息的獲得要通過推理的思維過程，如因與果，事件的發展順序等。如下面的詩句：

(20)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獨酌〉)

(21)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

例(20)詩句中，詩人邀請明月共飲，因此第二句中的“三人”可以推斷出分別為詩人、明月、影子。詩人借邀請明月之後出現“三人”的結果來喻指獨自飲酒這一原因。例(21)詩文中，第一句描繪除了當時的景色：煙霧籠罩著清冷的江水，月光灑在白色的沙渚上。月光與煙霧是夜晚降臨的結果，因此此處是用結果來喻指原因。這種轉喻方式與例(20)是一樣的。而隨後，詩人寫到歌女唱歌，這是用事件流程中的突出的一部分來喻指整個事件。因為商女唱歌這一片段是包含在“詩人泊船，船臨近酒家，酒家有人在吃飯，吃飯的客人請了歌女，歌女在唱歌”等一系列片段之中的。

V. 結論

本文以《唐詩三百首》中涉及“月意象”的詩文為例，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分析了月的“意”與“象”形成的認知過程。“意象”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重要議題。特別是在詩詞中，“意”指的是詩人的思想感情，“象”是詩中表現出來的客觀事物。唐詩中對於“月”的描寫可以看作“象”，根據詩人觀察世界的角

度，月的形象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如何用各種月的相關詞彙去描寫不同的月的形象就涉及人對自然世界的認知過程。“意”是詩人通過月來表現的主觀體驗，會隨著“象”的呈現表現出各種不同的內心感情，如思人、思鄉、懷古等等。如何用自然界的事物去表達抽象的人類情緒也涉及人對自然界及思想意識的認知過程。因此，中國傳統的意象分析與認知分析具有交叉的領域。

《唐詩三百首》中共出現了130處“月”，其中有106處與自然現象中的“月”有關。“月”作為單音節名詞出現在謂詞性結構中共37次，“月”一般都是光感名詞。而“月”作為單音節名詞或語素出現在名詞性結構(包括名詞性短語和名詞)中共69次，“月”一般都具有修飾成分，或者“月”來充當修飾成分。“月”的這種語言結構是詩人對自然景觀的直觀表達，也就是唐詩月意象中的“象”。詩人對於月的描寫採用了擬人、擬物、空間化的表達方式，這是一種認知隱喻的方式。另外詩人還用其他手段指稱月亮或用月亮指稱他物，這是一種認知轉喻的表達方式。

唐詩月意象中的“意”指詩人通過月“象”所表達出的思想感情。在詩句中體驗“意”，需要從“月”的語言結構上升到篇章層面。從認知隱喻的角度來看，月有圓缺、月性為陰、月性為水是月的基本意象，也是其他衍生意象的基礎。月有圓缺的特征如果投射到人生當中，可以喻指人生的起伏、分合以及人生苦短，從而引發詩人的感歎。月性為陰的特征如果投射到人的性別上，可以喻指女性，讓人聯想到母親或愛人，進一步聯想到家人與愛人所在的故鄉；投射大到人類社會等級當中則可以喻指夫妻關係、君臣關係等。月性為水的特征則更多地投射在文化與哲學方面，尤其是禪意的表達。從認知轉喻的角度來看，在篇章銜接上，月“意”的轉喻主要指“象”的語言結構在詩文中發生意義的轉指；在篇章連貫上，月“意”轉喻的手段則要依靠框架、言語行為轉喻以及轉喻推理，即詩人用詩化的語言進行少量的信息表達去喻指更深層次的規律性常識、言外之意、推理出的結論等等。莊子曾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⁶⁹，“月”的美安靜而深邃，唐代的詩人用富有意境的月意象表達除了對人

69) 《莊子·外篇·知北遊》，見方勇、陸永品撰，《莊子詮評》，巴蜀書社，2007，700頁。

生的各種感悟，直到今天，這些美好的形象與感人的情思還會帶給人們心靈上的慰藉。可見，反映出人們認知規律的月意象，無論古今，都能引起人們的共鳴。

〈參考文獻〉

- 曹譯丹，〈唐詩中的“漢月”意象〉，《焦作大學學報》第1期，2018。
- 陳定宏，〈李白詩中獨特的月意象〉，《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 第1期，2008。
- 陳洪清，〈淺談李白詩中的月亮意象〉，《經濟與社會發展》第4期，2009。
- 陳忠，〈認知語言學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
- 程琪龍編著，《系統功能語法導論》，汕頭大學出版社，1994。
- 鄧婷，〈淺析唐代禪詩中的“水月”意象〉，《山西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21卷 第4期，2008。
- 方勇、陸永品撰，《莊子論評》，巴蜀書社，2007。
- 傅道彬，《晚唐鍾聲——中國文化的精神原型》，東方出版社，1996。
- 高明月，〈論唐詩中月意象的敘事功能〉，《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9。
-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
-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崇文書局，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
- 何兆熊，《新編語用學概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 何欣竹，〈古典詩詞“月”意象探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研究生論文專刊》第34卷，2007。
- [明]胡應麟，《詩藪》，新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華飛，〈古典詩詞中月意象的原型批評透視〉，《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9卷 第1期，2008。

- [清]紀昀永瑤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008.
- 薑林、陳軍,〈論“月”意象在李白詩歌中的審美意蘊〉,《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第3期, 2009.
- 李華,〈清風肺腑明月魂——論李白詩中的“月”意象〉,《邢台學院學報》第21卷第4期, 2006.
-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 陸思賢著,《神話考古》,文物出版社, 1995.
- 呂華明,〈太白之月意象〉,《江西社會科學》第3期, 2001.
- 彭新有,〈月映萬川奇光一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月意象賞析〉,《語文學刊》第1期, 2011.
- [美]喬治·萊考夫、馬克·約翰遜著,何文忠譯,《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5.
- 丘燮友注譯,《新譯唐詩三百首》,三民書局, 1999.
- 史可悅,〈寒山詩的佛理禪趣——以“月”意象為研究對象〉,《大眾文藝》第21期, 2017.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束定芳著,《隱喻學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0.
- 宋俊麗,〈唐詩月意象裏的中古美麗中國〉,《大眾文藝》第18期, 2015.
- 宋曉英,〈中國古詩詞中月意象的概念隱喻研究〉,《讀與寫》第16期, 2013.
- 王德春,〈日、月意象與李白其人其詩〉,《其湖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卷第2期, 2002.
- [漢]王符原著,張覺譯注,《潜夫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王璿,〈月亮女神:中英傳統詩歌中月意象的一個認知隱喻〉,《龍岩學院學報》第30卷第3期, 2012.
- 王燕飛,〈淺論寒山詩中的月意象〉,《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6期, 2010.
- 魏丹霞,〈《詩經》中的“月”意象淺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

- 期, 2010.
- [漢]許慎撰, 《說文解字》, 中華書局, 1963.
- 徐軼強, 〈簡論古典詩詞中的月意象〉, 《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12卷, 2001.
- 楊朝紅, 〈李白詩中月意象的文化意蘊〉, 《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7卷 第2期, 2005.
- 楊芙蓉, 〈古典詩詞中“月”意象探幽〉, 《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1996.
- 楊天宇撰, 《禮記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葉朗, 《中國美學史大綱》,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詹元靈, 〈《唐詩三百首》“月”意象中詩人與讀者聯動意義建構的認知張力〉,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第26卷 第4期, 2018.
- 張輝、胡靜, 〈古詩詞中月意象的審美意義〉, 《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9卷 第4期, 2010.
- 張輝、盧衛中, 《認知轉喻》,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0.
- 張節末, 《禪宗美學》,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朱謙之撰, 《老子校釋》, 中華書局, 2008.
- 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 《故訓彙纂》, 商務印書館, 2003.
- 이용재, 〈王維詩에 나타난 ‘달(月)’ 이미지考〉, 《중국어문학논집》, 2004.
- Halliday, M.A.K. 著, 胡壯麟導讀,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0.
- Jakobson, Roman. “Two Aspect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Language in Literature*,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ed.), London : The Belknap Press, 1987.

<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meaning

and image of the mo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meaning and image of the mo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language structure of Moon is the poet's intuitive expression of natural landscape, that is, the image in the image of the moon in Tang poetry. The poet's description of the moon adopts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ification, simulacrum and spatialization, which is a cognitive metaphor. In addition, the poet also refers to the moon or other things by other means, which is a cognitive metonymic expression. The meaning in the image of the moon in Tang poetry refers to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expressed by the poet through the image of the moon. To experience meaning in poetry, we need to rise from the language structure of Moon to the text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the basic image of the moon is that the moon has a circle, the moon is Yin, and the moon is water, which is also the basis of other derived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onymy, on the one hand,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 of image can produce meaning transfer in poet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et uses poetic language to refer to deeper regular common sense, illocutionary meaning, inferential conclusion, etc.

Key Words : 月意象(Moon image), 意(Meaning), 象(Image), 隱喻(Metaphor), 轉喻(Metonymy)